

一只小木盆

王张应

几年前，我从不光卖菜，也卖锅碗瓢盆、针头线脑等小家什的海关路菜市场买回来一只木盆。

当初买它，很大程度上是因它看起来挺敦厚的长相。器物多求精巧，木器却厚实些好，透过表层清漆，看得出它的材质取材于原木，纹理上看好像是杉木。还有工艺，木盆底部和腰部上的两道铁箍，一看就是手工艺品，给人真材实料、古朴厚道的印象，像它背后的那位手艺人。

木盆毕竟不是工艺品，不会买回来供人观赏，在我有限的生活空间里，它是生活用具。

这种木盆的用处是泡脚。有钱吃药，无钱泡脚，这是古法养生之道。前些年兴足浴，花几十块钱去洗脚房舒舒服服泡个脚。后来，许多人不去洗脚房了，担心环境不洁会染病，比如共用洗脚盆染上脚气，于是在家里如法炮制。

我的木盆跟洗脚房的一样，买回来就是用来泡脚。仅用热水泡脚效果不会太好，在热水里加些药料据说更好，比如艾叶。

木盆刚买回来那段时间，确是个有用

之物，三天两头拿它泡脚。有时热水，有时热水加艾叶。木盆加艾叶，泡脚似更有养生的仪式感。

一些效果很好的事，人却不能长期坚持。木盆热水泡脚，让人舒服，对人有益，做起来却嫌麻烦。譬如，洗过沐浴，脚就不用洗了，木盆热水泡脚肯定省略。

夏秋两季，沐浴是每晚的规定动作，这就疏远了木盆，于是木盆退居卫生间一角，任其蒙尘。冬天，不再天天沐浴，又想起用木盆泡脚。接一盆水倒进木盆，打算洗洗木盆上灰尘。孰料，木盆变菜篮，水进去直接从盆底或四周漏精光。弯腰拿起木盆，欲仔细端详木盆漏水原因。一动木盆，地上便响起“丁零零”声——木盆上铁打的腰箍滑落在地砖上。

木盆失去腰箍，极易散架。发现铁箍落地，我便不再坚持提起木盆。我知道，这种手工制作的木盆，周围和底面每块木板间靠两枚竹楔子连接，盆围与盆底组合成圆台体，靠盆上两道铁箍强力约束。铁箍脱落，竹楔子牵制力有限，一旦楔子松动，木板便各奔东西，木盆将还原成一堆形状各异的凌乱木板，不再是盆。

漏不漏水，不再重要，先得保住木盆形象。保持木盆不散架关键靠铁箍，在铁的强制力量管束下，那些情状各异的木头

才会听话，须让脱落的腰箍归位，从地上回到木盆腰身。

双手抬起铁箍，将它往木盆腰身上移动。木盆立固却挂不住铁箍，一松手铁箍便落地。

木盆漏水，铁箍脱落，是因木板里水分失去。木材体内水分散尽，做成木盆才不开裂漏水，这只木盆裂缝，应是它成品之前木材没干透。经历一个炎热的夏天，一个干燥的秋天，木头里水分散失殆尽，木头体型就会慢慢瘦削苗条，木板与木板之间便会开缝裂隙。

缺啥补啥，木头因缺乏水分而导致形体收缩，就给它补充水分，让它们发胖，胖到木板与木板间缝隙挤紧，胖到盆围撑住铁箍。但这看似简单的门道，做起来却不易，木头里一点点耗尽的水，也得一点点补充进去。先得将铁箍在木盆腰身上固定住，使其保持盆形，再将木盆裂缝堵住，让水留在盆里。盆装水，水润盆，盆底和盆围所有木板从盆里吸收水分，让水分充实木头，最终挤压平缝隙。

固定铁箍需在铁箍上绕几根布条，使其内径稍微缩小，从而在盆围上挂住。堵木板间缝隙也不难。邻家房子装修，过去找工人师傅要来一点腻子泥，用小勺子舀泥一点点布进木盆裂缝。该补的地方都

补了，再用脸盆接水倒入木盆，水果然存下来了。然而邻家装修师傅说，刮墙腻子补不了木盆，用桐油调制的灰泥才能补漏。可哪里去找桐油呢？再说，我很不喜欢桐油的冲人气味，就算有，我也不想碰它。

一天过去，木盆里水未见减少。两天过去，三天过去，一个礼拜过去，盆里水还是没减少。

木盆活了，恢复了它的使用功能。晚上用木盆泡脚，过后继续给木盆装满水，浸泡木盆，让木头体内水分回到从前的程度。我相信，时间是解决问题的手能，再难的问题只要时间在，都能解决。

木盆重新履职之后，忽然发现一个小秘密。这只小木盆竟是一个五行生克的世界，在这个世界内部，五种物质和谐运行，保持这个世界的稳定。木缺水，因为火的作用。火在木盆里未显真身，它的化身是炎热，是干燥。木盆成形靠铁的作用，没有铁箍，木盆将四散。金克木，木臣服于金。堵漏的腻子是土的化身，而土，又是木之母，木由土出。

就这么个小小的木盆，也是需要多方面元素匹配，并各有其用，方才可以制成，而且还得保持各种力量的均衡和谐，何况木盆之外的大世界。

刘德凤

出差回到家已是晚上十一点，进门看见平常都是早睡的父亲还坐在客厅里看电视，我催他去睡。他说不困，反倒是问我饿不饿，我说有点儿。

说完话，他起身去了厨房，不一会儿，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了过来，上面卧着荷包蛋，还点缀着几片白菜叶子和几小段葱花。我一碗，他一碗。我们一边吃一边聊些家长里短，父亲兴致很高，不停地问这问那。

第二天听母亲说，父亲是执意要等我回家的。他干了一天的活儿，身体很是疲乏，第二天还要赶早班车去做事。母亲劝他早点休息，但他听说我要回家了，说有好几天没见到我了，想等我回来后再睡。

听到母亲的这一席话，我心里一下漫生出一些感动来，心想，表面上看上去不善于表达爱的父亲，其实在内心深处，也很细腻的一面。

厨房里的活计，父亲通常都是笨手笨脚的，大概就是这样的原因，父亲一般极少下厨房，偶尔遇到不得不进厨房的时日，他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煮面。

父亲喜欢吃面，他说面条有充分的饱腹感，而且麦香沁人心脾。就算是一碗清汤白面，他都能吃得像是在吃山珍海味似的，如果两天不吃面，脸上多半会露出食之无味的表情，接下来，自然是必须煮一碗面，来犒劳他自己的胃。但是，母亲却不喜欢吃面，早餐时间，时不时地会煮别的东西，比如汤圆、稀饭之类。这种时候，父亲就自己进厨房，鼓捣着一碗面条出来，神情满足而幸福。

我开始并不喜欢吃面。父亲便劝我吃一点，说面条比米饭更养人，要不东北人怎么会长得人高马大。我不信他这套歪理，但禁不住被他那碗色香味俱全的面条吸引，也禁不住他“吃一口嘛”的热切请求，上了吃的“船”，渐渐地，我也爱上了吃面。吃面成了我和父亲的共同爱好。

有时候看到电视到深夜，腹中有了饥饿感，我便会想方设法将话题引到面条，然后夸父亲做的面条好吃，暗示父亲去煮面。

这种方法很管用：他总是乐呵呵地钻进厨房，煮出香喷喷的两碗面。很快，两个碗底都见了光。

吃面，也似乎成为我和父亲联系感情的纽带，有时候和他闹了一点别扭，他为我煮一碗面，喊我来吃，我就知道他没有生气了，偶尔我也会为他煮一碗面，让他感受到我的成长和我对他的爱。母亲见我们两个人一人捧一碗面吃得心满意足，便对着我感叹：“哎，你咋就跟你爸一样那么爱吃面呢，真是你爸亲生的，像亲生的！”

父亲听了呵呵直笑，我也呵呵直笑。父爱如面，纯朴而真实，温暖而贴心。这么多年，我也渐渐读懂了一碗面条里的父爱，浓烈而真挚的父爱，我回馈他的，就是把一碗面吃得更香，更满足。

父亲的一碗面

刘德凤

夏雨

赵国培

高天
伸手触云
大地
万物贴心
棒打不散
雷劈难分
这对千古恋人
意有多重
情有多深
轰轰烈烈
震撼人心
情丝万缕飞洒
哗啦啦……

千鼓同擂
万马齐奔

忆枇杷

刘兵

前几日，外甥女在微信上给我晒了一把洗干净的枇杷。她说这是回老家摘取的，还要寄给我一些尝尝。

一把枇杷让我破防了。看到这色泽黄润、状若金丸的枇杷，不禁忆起了很多在外家的往事。

在外公家的宅院后山上，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枇杷林。最大的一颗枇杷树大约有两层楼高，它的树枝向四面生长，远远望去，仿佛是一把巨大的绿伞。

一个初夏，枇杷有些熟了，还有些是青的。外公选了最黄的枇杷，摘下送给我吃。我迫不及待地剥开枇杷皮，入口后，先是满口的微酸，再仔细品味，能感觉到一股甘甜。

夏日，枇杷林是最好的避暑地方。傍晚，躺在枇杷树下，偶有一簇阳光透过叶间照射在身上，此时，闻着枇杷是香的，淡雅的清香，寂静的幽香。

无论是品尝枇杷带来的喜悦，还是爬树遮阴带来的夏趣，都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穷的欢乐。

十五年前，外公去世了；八年前，外婆也迁出了老宅。但外公的慈祥面容、枇杷的甘甜、枇杷林的绿荫，像是一块顽石在时间的河流中留下，让我很难忘却。

遗憾的是，外婆迁出老宅后，我未再去老宅看枇杷树，但旧宅、亲人和枇杷树，时不时的会在我脑海中浮现。

外甥女寄来的不只是枇杷，更是让我平复乡愁的药剂。



《人物·册》

人物故事之一
黄增 [清]

清代画家黄增既是画家，也是诗人，广为流传的“色不迷人自迷，情人眼里出西施”即为其所做。江苏长洲（今苏州）人，字方川，号筠谷。擅画人物肖像，亦工山水。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）应召供奉内廷，曾受命临摹古人真迹，深受褒奖。此幅画为其人物册页故事之一，现藏于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。

供图·配文 綦君

G 守静观海

什么样的职业才滋润

欧阳

又到就业季，有投简历没回音的，也有不愁岗位纠结何种工作才滋润的。

现在的年轻人有倾向稳定优先的，也有志于薪资高低的，996收入优渥，可太紧张也让人头疼……“轻松却收入丰厚”这种“滋润的职业”有点虚幻，即便是老板，放任自己“轻松”也一定会歇菜，现实世界的老板反倒更不轻松的样子。

大班台后面座椅上的人，神经活动是紧张，还是轻松咱也看不出来，故而对“滋润工作”一说，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。不过，因为这事，我倒是想起一老哥的选择来。

我入职报社时间不长，就听闻食堂有来自北京顶级饭店的特一级厨师。我觉得这传说有谣言之嫌，无他，就是直观上觉得其事不科学。

后来上夜班，认识了吴师傅，并领略了其厨艺，比如宫爆肉丁（鸡丁）之类的食堂大锅菜，吴大师做竟然比老字号店家的小炒不差。但舌尖认知不能作数，看着吴师傅脸上和身手之间溢出的傲气，没敢鲁莽问一句，想着等熟悉了再考证传说。

有点遗憾，人还没混熟，食堂就散了，大都不知道隐匿去了报社的那个部门。

2000年之后，我搬到了望京，没想到和吴师傅做了邻居。那时，他好像已退休，但奇怪的是很少看见他。好几年之后，我才看见大厨时常在小区南门闪现，尤其是单位班车取消之后，我下班后经常在南门和他打照面，“吴师傅好！”每次我都问安。

一来二去，两人也稔熟起来，时不时还有关于单位的对话。有一次说到家长里短，“啥时候跟吴师傅讨教一下厨艺。”我说。“嗨，学它干什么，你工作干得好好。”话音里我感觉老师不是不愿意教，而是那种厨艺太繁复了，非专业没必要学。

后来，一个夏天傍晚，鸿宾楼晚餐后，我正瞎琢磨厨师如何去掉羊肉膻味时，见吴师傅一个人抄着手立在门口，于是动了请教的念头。“您以前真是北京饭店的？”我问。“那不是，那会在华侨饭店。”然后，对话就走岔了，变成了他到报社的历史回顾。

某天主管他们的部领导说要请好哥们儿吃饭，让大师傅到他家里露一手。结果没上两菜，客人们在味蕾主导下非要见厨子。“小吴啊，干脆你到我那儿去好了，愿不愿意啊？”

部长的好哥们儿是报社的老领导邢社长。小吴转脸看着部长不知道如何回答好，“别看他，只要你愿意，这事儿我说了算。”邢社长说。

“我寻思工资都一样，饭店辛苦不说，遇到宴会还得琢磨主宾的口味，到报社多简单啊，就两顿饭，我做什么大家伙儿就吃什么。”大概大厨是不睬早饭的，就这么着到了报社。

“要搁现在您肯定不会吧？”那是，现在大酒店的主厨总厨年薪少的也有上百万。”吴师傅说，“不过也不一定。”他加了一句。

原来退休后他被请去干了几年“主厨”，薪水是退休金的几十倍，可没几年吴师傅就不乐意了。“人不舒服。”师傅说老板口味特重，还爱指手画脚，跟他解释吧，他觉得是顶撞，不尊重他。他也不想，这种事儿他懂吗？“他是该尊重我啊！”后来就不干了，挽留也不干了。

按吴师傅的意思，那不是钱的事儿。“我现在想吃就弄，不想弄就煮点面条吃，人舒坦比啥都强，那不是钱买得来的。”

滋润的是生活，是人，而不是“薪水”，应该就是这个理儿了。可育儿、买房是更现实的问题，后生们能认同这个道理吗？



《玫瑰》阿尔弗雷德·帕森斯[英]

玛咖 供图

出差回到家已是晚上十一点，进门看见平常都是早睡的父亲还坐在客厅里看电视，我催他去睡。他说不困，反倒是问我饿不饿，我说有点儿。说完话，他起身去了厨房，不一会儿，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了过来，上面卧着荷包蛋，还点缀着几片白菜叶子和几小段葱花。我一碗，他一碗。我们一边吃一边聊些家长里短，父亲兴致很高，不停地问这问那。第二天听母亲说，父亲是执意要等我回家的。他干了一天的活儿，身体很是疲乏，第二天还要赶早班车去做事。母亲劝他早点休息，但他听说我要回家了，说有好几天没见到我了，想等我回来后再睡。听到母亲的这一席话，我心里一下漫生出一些感动来，心想，表面上看上去不善于表达爱的父亲，其实在内心深处，也很细腻的一面。

厨房里的活计，父亲通常都是笨手笨脚的，大概就是这样的原因，父亲一般极少下厨房，偶尔遇到不得不进厨房的时日，他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煮面。

父亲喜欢吃面，他说面条有充分的饱腹感，而且麦香沁人心脾。就算是一碗清汤白面，他都能吃得像是在吃山珍海味似的，如果两天不吃面，脸上多半会露出食之无味的表情，接下来，自然是必须煮一碗面，来犒劳他自己的胃。但是，母亲却不喜欢吃面，早餐时间，时不时地会煮别的东西，比如汤圆、稀饭之类。这种时候，父亲就自己进厨房，鼓捣着一碗面条出来，神情满足而幸福。

我开始并不喜欢吃面。父亲便劝我吃一点，说面条比米饭更养人，要不东北人怎么会长得人高马大。我不信他这套歪理，但禁不住被他那碗色香味俱全的面条吸引，也禁不住他“吃一口嘛”的热切请求，上了吃的“船”，渐渐地，我也爱上了吃面。吃面成了我和父亲的共同爱好。

有时候看到电视到深夜，腹中有了饥饿感，我便会想方设法将话题引到面条，然后夸父亲做的面条好吃，暗示父亲去煮面。

这种方法很管用：他总是乐呵呵地钻进厨房，煮出香喷喷的两碗面。很快，两个碗底都见了光。

吃面，也似乎成为我和父亲联系感情的纽带，有时候和他闹了一点别扭，他为我煮一碗面，喊我来吃，我就知道他没有生气了，偶尔我也会为他煮一碗面，让他感受到我的成长和我对他的爱。母亲见我们两个人一人捧一碗面吃得心满意足，便对着我感叹：“哎，你咋就跟你爸一样那么爱吃面呢，真是你爸亲生的，像亲生的！”

父亲听了呵呵直笑，我也呵呵直笑。父爱如面，纯朴而真实，温暖而贴心。这么多年，我也渐渐读懂了一碗面条里的父爱，浓烈而真挚的父爱，我回馈他的，就是把一碗面吃得更香，更满足。

有时候看到电视到深夜，腹中有了饥饿感，我便会想方设法将话题引到面条，然后夸父亲做的面条好吃，暗示父亲去煮面。

这种方法很管用：他总是乐呵呵地钻进厨房，煮出香喷喷的两碗面。很快，两个碗底都见了光。

吃面，也似乎成为我和父亲联系感情的纽带，有时候和他闹了一点别扭，他为我煮一碗面，喊我来吃，我就知道他没有生气了，偶尔我也会为他煮一碗面，让他感受到我的成长和我对他的爱。母亲见我们两个人一人捧一碗面吃得心满意足，便对着我感叹：“哎，你咋就跟你爸一样那么爱吃面呢，真是你爸亲生的，像亲生的！”

父亲听了呵呵直笑，我也呵呵直笑。父爱如面，纯朴而真实，温暖而贴心。这么多年，我也渐渐读懂了一碗面条里的父爱，浓烈而真挚的父爱，我回馈他的，就是把一碗面吃得更香，更满足。

有时候看到电视到深夜，腹中有了饥饿感，我便会想方设法将话题引到面条，然后夸父亲做的面条好吃，暗示父亲去煮面。

这种方法很管用：他总是乐呵呵地钻进厨房，